

04190077 / November 15, 2018 11:37PM

[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 哲學四 S04190077 廖宜揚](#)

系級:哲學四

學號:s04190077

姓名:廖宜揚

報告題目:論大乘思想與龍樹的緣起

(一) 研究動機：

在大乘佛教裡，一直提到緣起，因此想要針對關於龍樹前的十二因緣的緣起，還有龍樹後他表述的不一樣的緣起做一個分析跟統整。

(二) 正文內容：

為了說明空觀，也就是般若波羅蜜，龍樹用了緣起下去解釋，而在這原始佛教到龍樹，這五百年間，緣起這個詞，有了根本意義上的改變，原始佛教的緣起可以用十二因緣來說明，在這裡，「緣」與「起」都是動詞，意思是說，諸法是緣於其他的因緣所生，十二因緣是把人的存在分解為因跟果，十二因緣的意義在於：行者藉由觀察十二因緣，滅除自身無明乃至老死，解除憂愁苦惱。如果要觀自身的無明必須要觀自己的實相，不然是滅除不了無明的。十二因緣並非在「空」上面成立，也就是十二因緣的觀行，而不是空觀(般若波羅蜜)，龍樹的緣起是藉由空觀來觀察的。

十二因緣中，有順觀跟逆觀兩種，這是說十二因緣中，各支「緣」有它的順序。無明為始，老死為終。因為十二因緣有順序，無明為始，老死為終，中間的十支可以有緣與被緣的關係，但是無明跟老死只有一個單向的「緣」。無明是開始，而這個開始並沒有使這個開始成立的因，所謂「彼有時此有」，就是在解釋無明的開始，而反過來說，「此有故彼有」，「彼」為無明，「此」就是指老死。而且無明不是某物有時無明有，是無始時來就有的，意思是無明並非因為某物的出現才出現，他是不緣於任何東西的，而無明後，第二支之後都是緣而有，只有開頭的無明是不緣而有，所以十二因緣是在說，緣而有者以不緣而有者為基礎，而才成立的。

而在龍樹的空觀之中，他說的緣起和十二因緣的意義完全不同，龍樹的緣起是只有在兩個事物之間成立的相互關係，也就是在具有存在性的兩者之間才成立，成立一種「依彼而此有」，「依此而彼有」的相互關係，這種相互的關係並不像十二因緣，它沒有始也沒有終，也就是沒有順序，所以不能說「彼有時此有」。而為什麼不能這樣說呢？因為在「彼有時此有」中，要有「彼有」，就必須先有「此有」，但是龍樹空觀中並沒有先後，「彼」跟「此」都不是始，依照龍樹所言，兩者都不能比對方先有，因為如果在對方出現前先存在，它就會變成不依於另一者而有。在龍樹的觀點中，它們是無自性，沒有存在性的。

因為「相互依存而有」者都不能比對方先有，所以不能稱「彼有時」。然而龍樹在中論說：若一個有是相待於他而成立，而他也相待於同樣一個有而成立。如果認為上述的他因此而成立，那何者依何者成立呢？而關於這種相依的說法，就算不同角度去檢視，情況也是一樣，都不能說他們是作為「有」而成立。如果認為相依這樣解釋，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，一方如何依存於另一方呢？尚未作為「有」而成立的東西，要依存於其他東西，是不可能的，如此，相依的兩項，不管是能依還是所依，都不是作為「有」的存在，這必須成為相依關係的本質，因為相依這樣的關係，否定了兩項的「有」，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它們，而這樣的「相依」就是龍樹所說的緣起，緣起意思是「緣而生」，是一種肯定的意思，而龍樹將「緣」解釋為「相緣」，帶有一種否定的意涵，而在中論中，龍樹以八不來表現他所說的相緣的這種否定關係。

八不表示一切東西的否定，但不僅僅只有否定，其中還蘊含著肯定，在中論中，龍樹舉出不異作為真實的特質之一，不異這詞在八不中代表完全別異的東西的意思，是完完全全的否定，而在龍樹的不異中，異這個字的用法並非是「差異」，而是與「同一者」相反的「別異者」的意思，例如薪和火相依，但是並非完全的同一，也不是完全的別異。

龍樹將相反的兩義合一，是為了透過這兩義合一，使其蘊含著兩者的個別肯定，龍樹用八不表達了中論全體的論議，簡單來說就是緣起，而這種緣起，就是空論。

(三) 結語心得

在原始的大乘佛教中，十二因緣簡單的說明了緣起的含意，從無明到老死，中間的十支，是沒有太過標準的先後順序，但是確切的知道，無明和老死，並沒有一個能夠讓他們存在的因，他們並不是果，而是禿然就出現的，其他的十支都有因跟果，那無明又是怎麼開始的呢？而龍樹的緣起，又是另一種非常深奧的解釋，從相緣來看，因為有互相的含意，因此一定是一個以上，而簡單以兩者來解釋，這兩者都是無自性，不能夠自己一個單純存在的，如果能夠一個先存在，那那個先存在的不就是不需要相依嗎？而如果兩者不存在的又如何相依？如果相依是他們「有」的唯一條件，那他們怎麼能夠「有」？那就只有龍樹的緣起，這個空，才有辦法給出一個最好的解釋了。

(四) 參考資料：

《大乘佛教思想》，上田義文著，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91年5月初版
